

編者的話

＊＊＊＊

從「五四」、《夫至大》百年慶看今天

2019 為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而言，別具歷史發展的里程碑意義；它標誌著兩個很重要的百年慶：「五四運動」及《夫至大》宗座牧函的發佈，都在今天慶祝一百週年；兩者看似無關，但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卻是千絲萬縷。加上今年夏天香港的一片亂象，思緒糾結甚多；感慨尤深。

五四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深遠，這已是無庸諱言；五四運動最起初的口號是「外爭國權，內除國賊」，這份救國精神，永遠有參考價值；而五四運動對「科學與民主」的追求，更是至今中國人仍未能真正實踐的遠年期望。

五四運動對「科學與民主」的崇拜，看似是朝向理性的探求，但百年前那場轟烈的學運卻絕對是「勇武非凡」，除了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、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三人外，更直接拉大隊到曹汝霖府第，上演「火燒趙家樓」的激進一幕，並痛打當時剛好到訪曹宅的章宗祥。

按現今二十一世紀的標準，如此動用私刑是社會一般情況下所不能接受的。當然天主教會並不完全排拒在爭取公義的過程中運用武力，但強調使用武力時必須符合十分嚴格的

要求。《天主教教理》中對這些要求有如下的論述：

應以嚴謹態度，考慮訴諸武力的合法自衛的嚴格條件。

此種決定的嚴重性，應使此種自衛受到道德合法性的嚴格條件的規範，即須同時兼有下列條件：

——侵略者所加予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傷害應是持續的、嚴重的和確定的；

——除訴諸武力以外，其他一切辦法均顯示不切實際或無效；

——有成功的可靠條件；

——訴諸武力不會招致比應剷除的惡，有更大的惡及混亂。（《天主教教理》，第 2309 條）

基於香港的現實環境，社會運動中使用武力，根本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，因此不應加以考慮，以暴易暴徒然產生「更大的惡及混亂」，這並非教會所願意看到的。

《天主教教理》第 2265 條也提到，「合法的自衛，為那些負責保護他人生命、家庭或國家公益的人，不單是權利，也是重大的責任。」所以，效法上世紀八十年代南韓的社會運動時，漢城總教區（現稱首爾總教區）金壽煥樞機本著愛德開放明洞主教座堂及多處聖堂，為示威者提供救傷、休息及尋求心靈平安之所。天主教會亦藉此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一致讚揚，同時得到社運風潮過後的民選政府高度尊重。

看到今年的幾場和平遊行，有不少天主教徒積極加入，包括 6 月 16 日的兩百萬人上街；8 月 18 日的一百七十萬人

的滂沱大雨中的申訴，也為香港人感到自豪。而值得香港人常記掛在心的是，我們抗爭的是不公義的體制，而非在體制中同樣受傷害的其他人；任何對他人的傷害，都不但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，而是適得其反，將仇恨播在市民之間。一旦仇恨生根，社會就會走上自毀的不歸路。

說回頭，整體來看，五四對大中華以至香港的貢獻，是遠遠大於其瑕疵；看那一代青年人的熱情激起全國人民的覺醒，致使國人敢於爭取看似無望的遙遠理想，也使中國開始真正邁向現代世界，這是五四給我們的珍貴時代啟發。

反省過五四對目前香港境況的意義，筆者也願意提一點本刊讀者也許較少注意到的事；五四運動的「科學與民主」的大旗之下，曾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反宗教運動，而當中的矛頭更以取消基督宗教的辦學權為主。

筆者 2006 年應浸會大學的邀請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時提出，國民政府未有看到教會對辦學權的執著，僅是作為少數群體的保護措施而已，完全無意爭奪國民的教育權。一場二十多年的紛爭回頭看來根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

面對非基督宗教運動中對「教會辦學權」的挑戰，天主教人士經常懷念在晚清時期自由自在的教育環境，但也許他們忘記了一件事：晚清的天主教的西式教育機構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，教會與政府之沒有詮敘體制上的衝突。自然能互相容忍了。然而，自從 1905 年清政府取消科舉而大興新學之後，西式學校教育就牽涉到國家人才的甄選問題，不過清政府在此之後僅維持了五年而已，未及向教會收回辦學權。

國民政府成立之後，辦學權之爭便成了一個急切的課題。

但值得讀者注意的是，「五四運動」也帶給教會深刻的反省，以至促成了多所天主教大學（包括「輔仁大學」、「震旦大學」及其革新版的兄弟「復旦大學」）的誕生。

《夫至大》宗座牧函是教宗本篤十五世的一份傳世文告，當中提到教會在新世界的傳教工作，要擺脫與殖民主義的關連，並致力促進神職人員的本地化，和鼓勵修會及傳教會之間打破山頭主義，互相攜手合作以爭取最大的福傳效益。香港教區可說深深獲益，但距離第一位華裔的徐誠斌主教接任教區，仍要等待五十年之久。可見社會變革實在需要時間發酵，期望為香港的社會改進而努力的朋友，也要耐心守候。

《夫至大》宗座牧函可說是大大加快了中國教會的本地化，1946年中國聖統制的建立，可說是《夫至大》宗座牧函的美妙產品。本地化的教區，得享了全面的自主，但這份自主地位並無威脅到整個普世天主教會的統一；反而令到整個教會更加團結合一。盼望中國政府高層也能分享天主教會的經驗，以地方上的高度自治來鞏固全國的團結。

收筆之前，筆者再讀到教廷於七月初發表的「致中國教會的指南」，雖然未能觸及目前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，但宗座渴望促成全中國的天主教會共融合一的苦心，實在是值所有中華大地的信眾珍惜的。

林瑞琪，2019年8月29日聖若翰洗者殉道日
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